



CHENGXIANG LIANGQI

蒋正亚 著

城 乡 两 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城 乡 两 栖

蒋正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城 乡 两 栖

蒋 正 亚 著

责任编辑：龚湘海 孙 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岳阳石油化工总厂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200000 印数：1—4000

ISBN7—5404—1594—0

I·1271 定价：13.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原先是很爱好文学的，当然至今仍然如此。但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的东西其实并不十分“文学”。

世上有许多高手快手，一不留神就“码”出个长篇小说。但我，即使如今已经习惯用“五笔字型”敲文章（这种汉字输入法的操作使我加倍地爱上了汉字和祖国文化），我还是把这种劳动叫做“写”。

我一直企图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所以从来不敢掠人之美，人云亦云，更不敢故作高深，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千古。

活着既不易，想干点事就更难。好在我总想干点事，最想干的就是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所以，十多年来笔耕不息成绩平平而乐此不疲。我家世代都是贫农，我在乡下长到16岁才弄到一碗“轻松”饭吃。至今没有洗干脚上的泥巴，自信也依旧保持着乡下人的淳朴。写文章，正如我的做人，从不存丝毫的苟且之心，总想在兢兢业业中形成一点自己的特色。

我比较留心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包括个人的亲身经历），并且试图用别人不常用的角度来观察它、解析它，从中掘出一些理趣。我总觉得，在波澜起伏的生活的大海中，隐藏着无穷的玄机奥妙，我所掘出的这些理趣，不过是几枚小小的贝壳。我的这些文章，倘能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大概是牵扯着了善良人的某种相通的心思。

大凡文章结集，请名人作序是传统也是时髦。按这本集子的分量，既无请名人作序的资本，也无请名人作序的必要。于是，干脆省却了这份虚荣。

是为序。

1995年5月于长炼

目 录

第一辑 感谢生活

洞庭笔记	(3)
辞年罗,辞年罗	(5)
自己种的西瓜最甜	(7)
关于粽子	(9)
故乡的井	(11)
故乡的树	(13)
乡下讲古人	(15)
坐轿的乞丐	(17)
喊风	(19)
汤老师,16岁	(21)
永远的哨音	(23)
躲在桌布下的老师	(25)
借光	(27)
“迟放的鲜花”	(29)
捡饭的小男孩	(31)
那次借书	(33)
我的河西哥哥	(34)
我最珍爱的第三张文凭	(36)
哥们在外找对象	(38)
拜见岳母娘	(39)
酸甜苦辣的家具	(40)

影子	(42)
穿套鞋的感觉	(44)
我那时太可爱	(45)
对不起,请原谅	(47)
旅途记趣	(48)
劫后余生	(52)
北京站,两个小姑娘	(55)
和土家女子对话	(57)
我就这样活着好	(59)
三十岁,给自己打分	(61)
初试桑拿浴	(65)
我眼中的1993	(67)
我眼中的1994	(71)
今年没喝醉	(75)
腊月回家	(77)
乡村情结	(79)

第二辑 文山挑刺

“不读书”之忧	(83)
书香	(85)
不知丑衣谁买去	(86)
还电影于大众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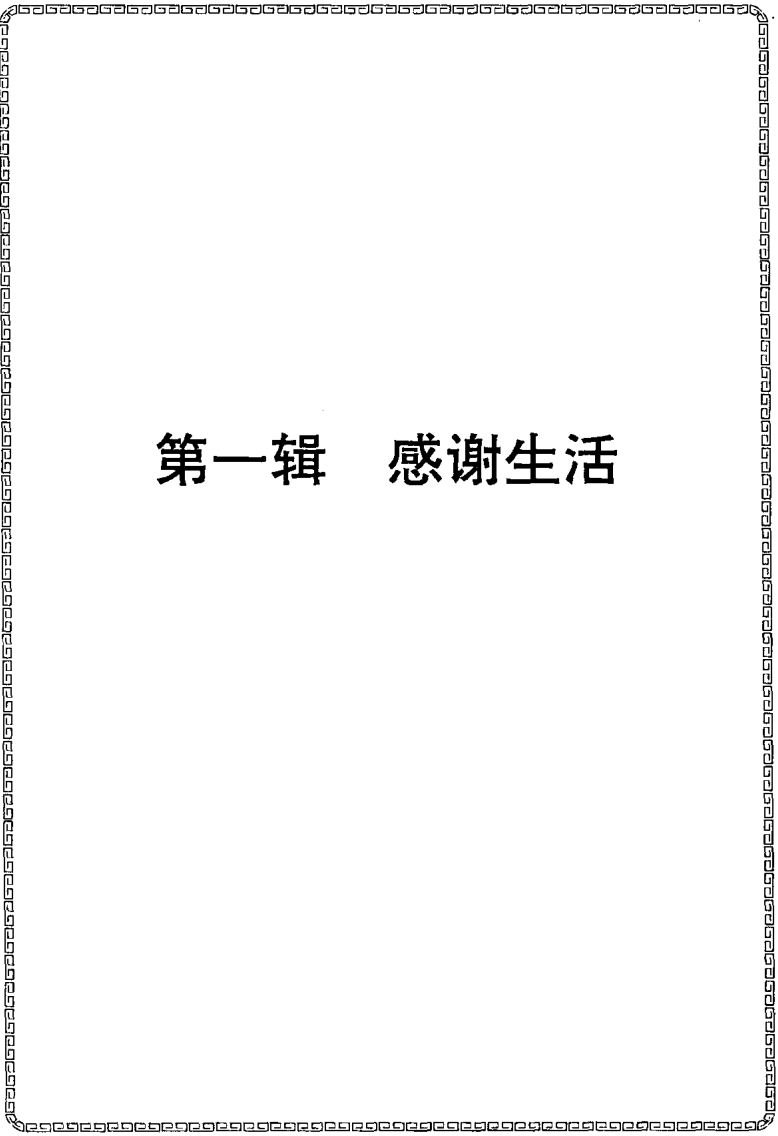
《画魂》无魂	(90)
闲话《猫和老鼠》	(92)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94)
我是一个颤颤兢兢的作者	(96)
我本是男儿郎	(98)
难忘小兵张嘎	(100)
口才与德	(101)
卓别麟为什么只得了个 第二	(103)
“点歌”闲话	(105)
飞来的桂冠	(107)
名言误人	(108)
逛书店随想	(110)
闲话书的装潢	(112)
记起一种游戏	(114)
初学围棋	(116)
围棋十二快事	(118)
巴塞罗那,我没买门票	(120)
旅游之乐	(122)
韶山,新的传奇	(124)
无锡“三国城”写意	(126)
芙蓉镇漫步	(128)
酒酣歌浓门自开	(130)
大学校园有风景	(133)

一个人的光荣	(135)
赶潮与迎合的误区	(136)
“世界杯”的题外话	(138)
少留些笑柄	(141)
科学使人豁达	(142)
且慢作结论	(144)
以讹传讹最可哀	(146)
尴尬作者	(147)
静心读书	(149)
惯出来的牛气	(151)
“名人官司”反弹	(153)
名人价几何	(155)
卡耐基始料未及	(157)
会背唐诗的“小皇帝”	(159)
莫怪日本家长口出狂言	(161)
儿女面前莫贬师	(163)
布谷小姐,你说错了一句话	(164)
家教新话题:爷教孙取代 父教子	(165)
相声的误区	(167)
不看杂文怎么办	(168)

第三辑 事事关心

尴尬人生	(173)	严打商界“高尔础”	(224)
无聊之“累”	(184)	怎样才能算做人	(226)
录像机·精神病证明· 八年徒刑	(186)	从弹簧秤走俏说起	(228)
“好人一生平安”吗	(188)	速富	(230)
只有火柴(外一章)	(190)	“半日闲”与“三日忙”	(232)
女性的弱点	(191)	脾气可医否	(234)
拖鞋是我的朋友	(199)	莫学庞统醉耒阳	(236)
车夫之妻与官太太	(200)	守株待兔式的罚款不可取	(237)
“来世做好人”有感	(202)	小心又被卖了	(239)
“混”、“哥们”与“玩玩”	(204)	随便的朋友	(241)
“有了车再来”别议	(206)	杀黑、宰人与砍价	(242)
“懒汉牌”随想	(208)	诚实的凭证	(243)
不必强求理解	(210)	这,我也会	(245)
莫让英雄讨“说法”	(212)	城里儿子与乡下父亲	(247)
从老外的一封信说起	(214)	反弹琵琶	(249)
米袋子上有个眼	(216)	别吓着我	(251)
阿Q的子孙	(218)	没有剪辑的思绪	(253)
真傻	(220)	我们如何做“上帝”	(255)
“不不不不……”	(222)	消费的误区——炫耀	(257)
		不要太客气	(259)

上帝们是否太谦虚	 (263)
..... (261)	论“看穿了” (265)
为什么喜欢看热闹	后记 (267)



第一辑 感谢生活

洞庭笔记

“突突突……”

机帆船的马达响了，船板一阵颤栗，3岁的妹妹“哇”的一声哭出她的惊吓。伯伯坐在窄窄的木凳上，紧紧地搂着妹妹：“莫哭，江猪崽会上来咬细伢子的。”妹妹的哭声嘎然而止，鼻子一缩一缩，像关了油门的马达。我紧扣着伯伯的手，12岁的脚板一阵阵发麻……

母亲死了，我们要把妹妹送到河西的堂兄家去寄养。

一个浪打过来，又一个浪打过来，船像山村的汉子，被四个惹发了的妇女抬了手脚在田野里晃荡。我12岁的好奇掩不住胆怯，只小心翼翼地问伯伯：“是不是江猪崽在拱船？”伯伯紧锁的眉头露出一丝笑意：“船底有刀，江猪崽调不了皮。洞庭湖无风三尺浪，莫怕。”

（洞庭湖区至今还有江猪崽的“说法”，至于它的学名是什么，尚不知晓。有说叫“中华鲟”的，有说叫“白鳍豚”的。冬日退水时，常见其黝黑的背脊，据目测体重在100公斤以上。）

这片一望无际的黄水，就是洞庭湖么？我闷头闷脑，装出一副很懂事的样子，依稀记得母亲生前讲过的故事：一个好吃懒做的人骗他的母亲：“姆妈妈快看，天上起了鲤鱼斑，洞庭湖的鱼崽只管担。”母亲便杀了鸡给他吃。谁知他吃了鸡却不下湖，又编出理由：“姆妈妈快看，天上起了鲤鱼鳞，洞庭湖里浸死人。”母亲连忙拽住儿子：“去不得，去不得……”

我就这样在只记得母亲的故事而不知世上还有一篇《岳阳楼记》的蒙昧中，踏入了曾经那么遥远的洞庭湖。可是，船的颠簸，像

是摇篮的催眠，我竟然睡着了……

一声汽笛喊醒我无梦的睡眠，踩着跳板一闪一闪地下了船，妹妹坐在伯伯的肩头，我亦步亦趋紧紧相随。

记不清是因为买不起车票，还是本来就没有公路，伯伯领着我们走进了湖滩。拨开高高矮矮的芦苇，踩过深深浅浅的泥潭，步行20里，终于见到了我的河西哥哥和嫂嫂。

妹妹吮着从未尝过的甘蔗，被湖风吹过的小脸蛋红朴朴的漾着高兴。我坐在矮凳上似懂非懂地听着伯伯和嫂嫂的交谈。“又是一个冒娘崽……”嫂嫂呜咽着叹一口气，我的哭声便像笼子里放飞的鸟儿窜到了屋顶。堂兄大吼一声：“哭，哭么子？我7岁的时候一个人来河西！”这一吼，把我吼成一个洞庭湖的男子汉！

这是1976年的事了。

辞年罗，辞年罗！

书上说，“年”原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怪兽，每到严冬就要出来掠食咬人。为了让“年”过去，有两种方法，消极的是乖乖地把肉食放在门外，让它饱餐一顿后，自己走开。积极的是以燃放烟花爆竹相威胁，因为那家伙怕光畏声。

世上的孩子是很少懂得这些的，以为“年”是个好东西，能带来腊肉、新衣、压岁钱。岳阳乡下，大年三十晚上，天幕将合未合的时候，孩子们就支起灯笼，吆三喝五地“辞年”去了。一首“辞年谣”代代相传，至今仍是“进行曲”。

“辞年罗，辞年罗！

恭喜您老人家过了热闹年罗！

不是糍粑就是钱罗！

茴块豆子逗人嫌罗！”

说白了，“辞年”就是向人家讨东西。家家户户都有所准备，乐意施舍，自家的孩子也不用支使，早早地就出了门。吃奶的婴儿则由母亲抱着，加入到“辞年”的队伍。

小时候，我也是个爱“辞年”的顽童。不过，那年月缺衣少食，“收获”不多。口里唱“茴块豆子逗人嫌罗”，果真讨到了一把茴块几粒豆子就欢天喜地了。最怕遇到古板的老大爷，他先要挑剔你“辞年”的道具：“怎么扛一个破灯笼呀？怎么灯笼都没有提盏马灯呀？怎么马灯都没有打着个洋电筒呀？”他似乎认为点着红蜡烛的灯笼才是别有情趣的传统，而我们的眼睛却是巴望着老人家给什么给多少。更怕遇到特别穷或特别小气的人家，主人一本正经地用火钳夹出一块彤红的木炭：“要不要？”吓得你转身就跑。

如今农村包产到户，家家户户或多或少有些积蓄，用以打发“辞年”的东西也就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了档次。去年在乡下过年，见小侄儿“辞年”得来的东西足有满满一书包，不仅有柿饼、红枣、芝麻干、花生仁，而且还有铅笔、卷笔刀、花炮之类。过去“辞年”只在本姓本屋场转悠，如今通电了，三十夜不再是漆黑如墨了，孩子们甚至可以转战南北、跑遍方圆十几里地呢！

“辞年”仅限于大年三十那晚，过了初一就只能喊“拜年罗”了。这也有个歌谣：

“三十夜，相大骂；

初一早，老子欠钱不敢讨！”

大年三十，是一年的终结，恩恩怨怨要尽快了断，孩子们来“辞年”兴许可以带来吉祥如意。但大年初一，却是新年的开端，所有财物是宜进不宜出的，孩子们的家教都少不了这一课。

也许正如传说中的结果，“年”这头凶猛的怪兽吃饱喝足之后躲进深山老林去了，或者是被烟花爆竹和孩子们“辞年、辞年”的吆喝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了。再要“辞年”，又要等一个 365 天的循环。“小孩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乡下人的希望，也就这样代代相传。

自己种的西瓜最甜

真的，我在乡下做孩子的 10 多年，从来没偷吃过西瓜，一次也没有。

那时候，乡下很穷，农民是极少种西瓜的，因为少，便有许多偷西瓜的故事。村里的小伙伴常常爬到村里最高的树上交流经验，说那守西瓜的老人把他们当成了野猫子，说那守瓜的中年汉子踩着西瓜皮四脚朝天，说那偷来的西瓜好甜好甜，说第二天才发觉自己的脚板扎了刺，好疼好疼……

我只是听，想象着被人追赶的惊险和被人捉住的丢脸。但是在炎热的夏天，西瓜对于一个孩子，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诱惑呀！

终于有一天，我在公路旁密密的黄豆丛里，发现了一个青光闪亮的家伙。呀，西瓜！见四周无人，就把它摘了下来。碰巧，妹妹喊我回家吃饭，碰见我在啃西瓜，就一溜烟跑回去告诉了母亲。母亲捏了根竹篾，风风火火地赶来：“孩子……你怎么敢偷……偷！”竹篾在耀眼的阳光中划出一道弧线，我委屈地哭了。母亲看了看瓜藤、瓜蒂，就哭了：“是咧，我说你怎么敢偷。”原来，这是个野西瓜，是头年偷西瓜的伙伴们洒落瓜子的结果。

后来，母亲就死了。那一年，我不满 12 岁。

第二年，我决心自己种西瓜。春天，在自留地附近的山包上，挖了一小块地，埋下几粒捡来的瓜籽。大人们都笑我：“这地方能种西瓜吗？”我不信，隔几天把西瓜籽刨出来瞄一眼，看着看着就发了芽，长了叶，长了藤，开了花，可惜后来只活了一根藤，只结了一个瓜。偏偏这个小不点不解人意，长到皮球大就不肯再长。夏天很快就走了。孩子们已无瓜可偷。隔壁的狗伢崽终于相中了我的瓜。

“把它吃了吧。”他央求我，我总是说：“不，我的西瓜还会长大的。”但狗伢崽还是偷偷地把它摘了。幸而他很讲义气，给我留了半个。我接过那块半个拳头大小的西瓜，仔仔细细欣赏几遍，花皮红瓤，居然还有又大又硬的黑籽。怀着一种自豪的激动，我脖子一仰，把它吸得干干净净。一种甜甜的酥酥的感觉，一直深入到脾胃的最深处。

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城。15年来，不知吃了多少西瓜，但总没能吃出儿时的那种感觉。

关于粽子

小时候，从没想过种田人为什么没饭吃的问题。但端午节快到的时候，喉咙里就长出手来盼望着能吃到粽子。一惯省吃俭用的母亲，总是能够满足我们兄妹的愿望。

记忆里的粽叶，总是上年的存物，但在水盆里泡上几天却也黄黄的透着一股清香。包粽子的时候，母亲坐在小凳上，一脸的神圣，先把粽叶卷成喇叭状，插入一根筷子，用调羹把浸泡好的糯米一点一点地灌进去，通过筷子的上下移动把米压得严严实实，然后用粽叶丝一扎，粽子就算包成了。（在岳阳乡下，粽叶可以制作斗笠，粽叶则可用来做扫把，以后在别处吃到用芦叶、包谷叶包用麻线或黑线扎紧的粽子，似乎就没能吃出乡下的那种香味。）母亲的手不是那种十分灵巧的手，她包的粽子并不十分好看，又粗又壮，村人唤着“狗腿粽”，比起有些妇女包的又尖溜又秀气、被唤着“羊角粽”的那一类粽子来，明显地缺乏“包装艺术”。不知为什么，我们兄妹就是喜欢吃母亲包的“狗腿粽”，任小伙伴们拿着他们的母亲包的“羊角粽”怎样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也绝不流一点口水。

乡下人吃粽子，不要菜，蘸点红糖就行。母亲吃粽子的时候，连红糖也不蘸。只有发现我们兄妹的碗底还剩有一点糖渍，她才能借助水的涤荡尝到一丝淡淡的糖味。如果我们吃了粽子把粽叶丢在地上，她就一匹一匹地拾起来，假如上面沾有饭粒，她还要一粒一粒地舔干，然后把粽叶洗净收藏起来，明年再用。

母亲在 1976 年春节之后的那个最寒冷的日子，因病去世，年仅 32 岁。

我们在悲伤与无助中迎来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端午节。那